

挖花生

□文/图
贺有德(湖南)

走在几乎被茅草淹没的黄土路上,久违的温暖与苍凉交织着,恍惚间就生出小误会:自己正在走向渐行渐远的故乡,眼前的风物不正是故乡风物的翻版吗?玉米地里玉米枯萎,似乎萧瑟有声;红薯地里红薯疯长,藤上的叶子蓬勃张扬;花生地里呢?小树林呈“U”形环抱着的花生地里,花生藤与野草纠缠着,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走过玉米地,走过红薯地,走进花生地,去朋友家的地里挖花生。

上午八点多,头顶上的太阳,脚底下的土地,已经热气升腾。已过处暑,暑气仍未消退,与渐行渐近的秋凉相持不让,一时秋,一时夏,海水般起伏不定。

这是一个夏季般的秋日,最高气温36摄氏度!“秋老虎”发威,余威犹在!妻子说怕晒——谁不怕晒呢?朋友盛情邀请,何况疏远花生多年?挖花生的场面只是在时光深处薄云淡雾般飘浮,这次正好过把瘾,谁还怕晒!

眼前,熟悉与陌生的花生地里,藤也茂盛,草也茂盛,在阳光下生机勃勃。走进花生地旁边的小树林里,放下箩筐,小憩。五个人排成一条线,放开手脚开始挖花生。因为土很松,一手拨开草,一手攥住藤,稍微用力一扯就成;随便摇摇,土块纷纷脱落,花生露了出来。今年夏秋雨水少,花生结得不多,大多也不饱满。饶是如此,多年之后,与花生如此亲密接触,虽然不是稀罕物,忽然遇见,还是有种“幸福来得太突然”的轻度震撼感,恍若穿越时空,回到往昔的峥嵘岁月。那时,更多的是挖花生,少有扯花生的。土质紧,甚至板结,非挖不可,挖花生辛苦;种在土质疏松的黄土地里的花生才是扯,扯花生轻松些。只需扯的花生,藤往往不茂盛,颗粒往往不硕大,秀气,玲珑。这里不是黄土地,肥沃而土质疏松,不需挖,扯就行,“反常态”,幸福得始料未及。

脸朝黄土背朝天,弯下腰扯,站起来摇,抛到一边,排成一线,如此反复。边扯边摇边抛边聊,聊的自然都是有关花生的故事,黄土地一样淳朴的笑声,有点肆无忌惮,在花生地里,在小树林里,在这乡村的天空随风飞扬。刚开始,觉得挺有趣,不觉得累。林子里似乎有风吹来,太阳晒背,却不出汗。扯了差不多一半,太阳越来越不客气,风似乎也懒惰了,汗水趁机从脸上冒出来了。朋友说“歇会吧”,话音一落,就直奔小树林,喝水,吹风,歇凉。妻子不想再去太阳底下扯花生,笑着“倡议”:男人们扯花生,女人们摘花生。然后,三个女人都笑了。

我们也笑了。走到太阳底下,把花生藤抱到林子里,三个女人边笑边聊边摘花生。我不动声色,拿出手机偷拍,多年不见的劳动场景,真美!一个一个给她们看,引得女人们“哈哈”大笑,花枝乱颤。然后,走到太阳底下的花生地里继续扯花生。

这场景,生生勾起了遥远的和花生有关的火热的记忆——

在乡下的老家,挖花生是大事,男女老少皆出动,来回路上,花生地里,热闹得很。从进地挖花生,到挑着满担满担的花生回来,并不宽敞的黄土路上,人声不断,笑声不断。

去挖花生,必须经过我家那口老井。先到井边,捧几捧水“吸溜溜”喝下去;再到洗衣洗菜池边,洗一把脸;再到洗手洗脚池边,洗手洗脚;最后回到井边,拿起小孩般高的竹筒,盛满清凉的井水,热热闹闹地去挖花生。

花生种在那片“黄土高坡”上:山边,全是黄土,一块一块,大小不一;层层叠叠,高高低低;还有的,种在了高高的土坎上。踏入花生地里,男人戴着斗笠,挥舞着锄头,花生挖出来,用铁齿松土,然后勾起,往一边扔去。女人戴着斗笠,坐着板凳,连根带藤拿起来甩一甩土,一手提着一手摘,花生入筐,藤扔一边。女人就坐在了藤与筐中间,不快不慢,向前挪移。小孩子随你野,去花生地里追逐嬉戏,挑饱满的花生往小嘴里塞,也帮着妈妈摘花生或抬竹筐。大人一边挖花生一边闲聊,男人聊着男人的事,女人说着女人的事,手上功夫丝毫不慢。花生地里,热火朝天……累了,渴了,喊一声,孩子们送来竹筒井水——藏在阴凉处,井水凉凉的——举起竹筒“咕咚咕咚”。喝完了,又喊一声,孩子们抱起竹筒,屁颠屁颠地去井边取水。到了井边,先喝水,再装水,再玩水,然后才去花生地里。

晌午,黄昏,男人挑着沉甸甸的花生,筐里放着板凳,女人挑着花生藤,藤上插着锄头,小孩子拿着竹筒,“哦呵,哦呵”地大喊,走在家乡那片黄土地上。到了井边,歇脚,喝水,闲谈,不快不慢地回家……

往事如风,如云,如烟,在花生地里复活,在太阳底下飘浮。

林子里,三个女人,说笑不停,手上不停,一台好戏,在“秋老虎”的眼皮底下,在乡村的黄土地上,忽然上演,无须彩排,现场直播,主角就是观众,观众就是主角,自得其乐。

她们在林子里摘花生,我们在地里扯花生。“秋老虎”发威,奈何不了她们,奈何得了我们。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。”汗水肆无忌惮,淋淋漓漓。幸好,快要撑不住时,花生已扯完了。顾不上抱花生藤,从阳光的缝隙里,一溜烟跑到林子里,女人们瞬间愣了,然后,乐了。“快喝水”“快凉快”,有点语无伦次。很快,好戏再次开台,我们也加入其中,扯完花生摘花生,劳动竟可以如此快活,如此美好!

花生摘完了,四小筐,两小担,两个男人挑着,三个女人跟着,从花生地里走出来,从小树林里走出来,从几乎被茅草淹没的黄土路上走出来,在扯出来、摘出来的幸福时光里一路向前。

阳光灿烂,微风吹拂,花生独有的气息,荡漾着,波浪般,在阳光下,在微风中,扩散,扩散。

远去的凉意

□胡兆兵(四川)

午后燥热的阳光,像脱缰的烈马,任性地肆虐着大地。院子外寂静的机耕路上忽然传来一阵吆喝声,“喝凉水哟,喝凉水哟!”吆喝声虽然并不美妙,但如一丝凉风窜进沉闷的院子里。睡意朦胧地拿着破旧篾芭扇的大人们,和不知疲倦地舞着自制可折叠圆纸扇的孩子们,像打了鸡血一样,纷纷涌到院子门口,招呼那个吆喝的人过来。

一个满口黄牙胡子拉碴矮胖的中年男人杵在人们面前,笑容可掬,有人认得他,是场口上的彭老二,喜欢做点小本生意。不知他从哪个凉水井里挑了一挑水,沿路叫卖,水桶上挂一个不大不小的掉了些瓷的瓷盅,他先舀了一点水给院子里的人尝尝,一问凉不凉快,二问甜不甜。他在水里放了糖精,两分钱管够。虽然那时的人们都很穷,但喝凉水这点钱还是有的,只是看舍不舍得喝。当时有句笑话说,两分钱喝饱,五分钱洗澡。上一个人喝完,彭老二再舀一点点,随便涮一下瓷盅倒掉,就算是清洗了,再舀一满盅给下一个人,也不管卫生不卫生。当然,往往这个时候,有的大人舍不得喝,也会让家里小孩喝上一盅的,或者大人小孩一起喝一盅。一盅甜甜的凉水喝下去,甜在嘴里,凉到心头,纠缠不休的暑热,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,感觉天是蓝的,风是温柔的,路边那些蔫搭搭的花也是漂亮的,甚至竹林坝里的猪粪都不臭了。或许,简单的幸福也莫过如此。望着彭老二有些笨拙的背影消失在背湾里,人们还有些恋恋不舍,意犹未尽。

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热天午后的一幕。那个时候没有电,更不用说风扇及空调了。午睡的人们总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渴望着清凉,除了扇子,怕也就是凉水了。那个时候白糖较少,多数人是用糖精兑水。

再后来些,乡场上有冰镇的汽水卖,一个大玻璃杯里,装满橙色的水,杯口盖着一块小的方形玻璃,旁边有台小机器,连着一个玻璃缸,缸里面有大半缸橙色的水在不断地翻涌,很是诱人,口渴的过往行人差不多都要瞄两眼。那些年赶场天,狠下心去看一场电影,或喝一杯这种橙色的冰水,都是一种小奢侈。

冰糕雪糕的时代来临,带给人们又不一样的感受,含在口中慢慢地吸吮,让那份凉意如丝般慢慢沁入心脾,即使头顶骄阳似火,也会不慌不忙地奔向快乐老家。曾经有人骑着“吱嘎”作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,驮着一个扁的特制木箱,木箱上有两个大大的歪歪扭扭的红漆写的字——冰糕,红色的字像一面小旗,和稻谷的清香一起,飘荡在崎岖不平的乡村小路上。

农村已通电三十多年了,如今家家户户都有空调冰箱,要想解暑简直就不是事,街上也有开车批发冰糕雪糕的,却再也唤不起人们的欲望。有人说,忙碌之后的休闲才有意义。反推过来则是,轻易得到的东西就没啥价值。很是怀念那些离我们远去的凉意,像一片片泛黄的树叶,悠然划过旧日的时光。